

生而为人，“失格”也好，不“失格”也罢，皆有情绪。有人慷慨激昂，有人愤世嫉俗，有人洋洋得意，有人郁郁寡欢，有人志在必得，形形色色，种种样样。这恐怕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的“身份证”。机器人就没有情绪，也万万有不得。倘“有情绪”、“闹情绪”——比如手术机器人、保姆机器人——那还得了！“深度求索”（Deep Seek）也还没有深入到情绪层面。

别的情绪就不讲了，只讲一下微茫情绪，而且只讲文学中的微茫情绪——细腻婉约、扑朔迷离的诗性心理机微与情感涟漪。或者说近乎秘不可宣妙不可言的文学性喜怒哀乐。至于机关算尽的机心和明显带有功利性的小聪明、小心眼或者小九九，当然不在此列。

有人说不能表现微茫情绪的文学，不能算是伟大的文学——伟大始于微茫。观点固然以偏盖全，但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古代文学，以小说论，自然首推《红楼梦》，一笑一颦、一言一行，皆须“深度求索”，可谓微茫情绪诗性表达之集大成。小说以外，宋词尤见特色。“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晏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秦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孤苦？凄寂？忧伤？怅惘？眷恋？悲凉？是又不是，不是又是。千种风情，万般方寸，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无可名状，欲言还休。于是无语、无言。且以柳永为例。无语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凭高尽日凝伫，赢得消魂无语”；无言者，“永日无言，却下层楼”“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赢得无言悄悄，凭阑尽日踟蹰”。

无语，而又必须语。无言，而又必须言。你语，而又必须说。这对作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才情无疑是莫大考验。就此而言，宋词的语言艺术真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无论多么微妙多少渺茫的情绪，都能跃然纸上或潜伏行间。千载之下，读来仍觉心旌摇曳。

不过不能不承认，若论微茫情绪，日本文学恐怕更为细致入微，更为渺茫

难辨。例如《枕草子》，开头描写四季之美，春天晨曦微微，夏季月光皎皎，秋日山端夕照，寒冬霜雪交辉，此为大观。而较之大观，作者关注的更是群萤四处穿飞、乌鸦三两归巢、雁影渐飞渐小等微观风情，读来颇有兴味。但“搬运火盆跑过走廊”以至火盆里的炭灰颜色也描摩一番，且占了冬景笔墨的一半，微茫或许微茫，而情趣未免寡淡矣。

相比之下，后来俳句中的微茫情绪则臻于无以复加的极致。例如被誉为俳圣的松尾芭蕉的四首俳句。其一，写蛙声，不说“听取蛙声一片”，而说“古池啊，青蛙跳进去了，池水的声音”；其二，写蝉鸣，不说“寒蝉凄切”，而说“寂静啊，蝉声响起来了，渗入岩石中。”；其三，写鸟，当然不说“众鸟高飞尽”“天地一沙鸥”，而说“孤鸟啊，落在枯枝上了，秋日的黄昏”；其四，写荠菜花，不说“春在溪头荠菜花”，而说“细看啊，一棵荠菜开花了，开在泥墙下。”茫，意在言外，而情在景中。若无头绪，而曲尽其妙。

不再不揣浅薄地掉书袋了，最后我要说的是，看似“另类”的村上春树，其实也有与之一脉相承之处。以《1973年的弹子球》为例：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香、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你看，什么都能俘虏我们的心，都能触发或寄寓自己的微茫情绪。无所谓什么，无论花香、帽子还是毛衣、旧唱片。一言以蔽之，村上文学的一个魅力，就是把包括孤独、寂寞、怅惘、疏离、委屈、无奈以至无聊等所有负面情绪在内的无数微茫情绪升华到审美层面。而人性的微茫情绪及其审美取向，无论古人今人还是海内外，都没有根本变化。从宋词到俳句，从屯田柳永到松尾芭蕉、到村上春树。恕我冒犯，这方面中国当代作家是不是有尚须努力的空间？值此浮躁喧嚣的网络时代，恐怕尤其需要“且听风吟”，需要看“满城风絮”……

们的去路，它们走投无路，大多数成为了鳄鱼的盘中餐。这些冷血动物冷酷无情，它们和恐龙时代，恐龙早就灰飞烟灭了，而鳄鱼的后子孙却无穷尽，这大概也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河海的交界处，某一天，它们会渡海十几公里，游到一个海岛上去。那里有着无数的咸水鳄鱼，它们从四面八方游来，为的是寻找海龟，海龟在这里产卵，产完卵，想回到海里去，但咸水鳄鱼拦住了它

不知不觉春暖花开。远远看到一株株桃花随风摆动，于是四周的一切有了人情味，内心升起一种小步紧跑去见一个人的快乐。这就是春天吧，万事万物都迷人，心里涌动着各种情愫，在冰封了整个冬天后缓缓倾出。

都说春秋秋收，我也喜欢在春天开启新一年的阅读。书架上随手取一本诗集翻上几页，就如撒下一颗种子，待下一场枯黄到来之前，会有五彩斑斓的花朵将内心逐渐丰盈。若是读小说呢，就跟随主人公的脚步，沉浸在各种奇妙的世界，天南海北体会不一样的人生。

从识字阅读到现在严丝合缝的每一天，生活有馈赠，亦有剥夺，确实是辛苦的。但因为书籍的滋养，跟随文字到处旅行，我开始学习他人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又是怎样保持这份理解在生活的。一边感悟，一边成

长为如今的模样。我的成长，可以说是从文字中获得力量，并渐渐爱上这个过程。因为少年时代乏善可陈的生活，总对现实有些疏离，反而更愿意沉浸在想象的世界，开始一场场与书籍之间的交流与漫游，也是独属于一个人的狂欢。

金庸和古龙一度陪伴我度过最寂寞的时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抑或欢乐英雄，浪客剑心，两种不同的英雄观令我在枯燥的生活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微光，去撑起内心世界的荒芜。金庸学识渊博，将离奇的故事安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塑造出一个个亦真亦幻的武侠时空。英雄人物们承载了不同的精神，儒

道释墨法并行，读者也在故事中找到自己。古龙的武侠世界，侠客们快意潇洒，也尝尽人间孤独，充满着浪漫的悲剧色彩。年少未经世事，读来如痴如醉，恍然已是中年，回望半生种种惊心动魄，是否也会道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诗歌则是我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有许多位我爱的诗人，他们以诗歌独有的韵律和节奏将我带入不同的宇宙，心落的三言两语，却不偏不倚落在心坎上。因为诗歌，我开始迈入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感受到纯净的天空与温柔的落日，都不再仅仅是生活的背景，而是成为我此生爱的底色。于是，我的生活处处充满了诗性。

陶舒婷

们以诗歌独有的韵律和节奏将我带入不同的宇宙，心落的三言两语，却不偏不倚落在心坎上。因为诗歌，我开始迈入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感受到纯净的天空与温柔的落日，都不再仅仅是生活的背景，而是成为我此生爱的底色。于是，我的生活处处充满了诗性。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陶舒婷

阿治的父母早年离异，他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母亲浑身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家内家外各种繁琐的事务全都一手包揽。白天，她在制衣厂当主管；下班回家，把犄角旮旯打扫得纤尘不染，把衣服洗得暗香氤氲，还能在阿治傍晚回家前准备好两菜一汤。

阿治给母亲起了个可爱的绰号——“闪电侠”，他笑着说：“事情一发生，还没等你眨眼，她已经把一切都打理得妥妥帖帖了。”

55岁退休后，“闪电侠”一刻也没闲下来，她到养老院做义工，以娴熟的手艺为老人剪头发，剪得有模有样，让每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所以，就算要久等，大家也欣然排队。她为寂寞的老人讲故事，她讲得七情上脸，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讲到关键处，她故意卖关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意犹未尽的老人央求她多讲一点，她却斩钉截铁地说：“下回吧！”在老人们失望的咕咕声中，她起身离开。主管打趣：“喂，今晚老人失眠，你可得负责呵！”她幽默回应：“我这样做，是在彰显自我价值哩！”随即又正色道：“我给老人留

一曲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侗族大歌如清冽泉水般潺潺流淌，天籁之音绕梁不散。肇兴侗寨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侗族大歌，也正正因为侗族大歌，肇兴早已盛名在外：全球最具诱惑力的33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最美六大古镇古村之一……

从一张航拍的照片看，地处黔东南州黎平县的肇兴侗寨，像是一个山窝窝里。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在青山环抱之中，有油画梦幻般的感觉。近年来，黔东南首创了“村BA”“村超”“村T”，肇兴的“村歌”也迅速蹿红网络。用优美的歌声，唱响乡村全面发展的幸福旋律。自2024年起，“村歌嘹亮”大赛在肇兴已举办多期，覆盖贵州、广西、湖南等地，每期吸引数千上万游客围观。

肇兴侗寨均为侗族，有“千家肇洞”和“侗乡第一寨”之美誉。侗族源于秦汉时期的“骆越”，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百越。侗族大歌有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历史的春秋战国时期，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被誉为“天籁之音”。《贵州通志》记载：“黎平、从江、榕江一带，自古无文字，语言以侗话为主，其语言与古越人接近。”侗族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语言和丰富多彩民间歌舞，其中包括侗族大歌。

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委称赞它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它让世界听到了侗族的声音，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曾在《大歌声里的侗寨》写道：“歌声不绝于耳，个体的生命被这气势磅礴的侗族大歌引入无限，物我两忘，只能用耳朵和心灵去捕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侗族大歌除了歌谣古老外，无论从结构、演唱方式，还是演唱场合均与其他歌不同，正因为它的独特，被誉为绝美的‘天籁之音’。在没有文字的侗族社会里，‘歌养心、饭养身’的侗族人用歌声表达对人生、命运、爱情、道德伦理、内心等等的理解和感悟。在侗乡，有‘会说话就会唱

歌’一说，这一不假。歌声伴随他们一生，性格温和的侗族人唱出了精神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唱出了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追求……黔东南依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创造了以音乐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品牌IP——“村歌”，依托肇兴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核心场景，唱响了乡村美好幸福的好声音，唱出了社会发展新风貌、民族文化新传承、美好生活新向往，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

歌声让肇兴再次欢腾。1986年，吴玉莲等9名“蝉姑娘”带去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在法国巴黎唱响，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7名“蝉姑娘”第一次把侗族大歌《蝉之歌》唱响全国，走进观众心里；2018年，在春晚黎平肇兴侗寨，上千名“蝉姑娘”用侗族大歌向世界再一次唱响……

2006年，来自黔东南榕江、从江、黎平的14位“蝉姑娘”组成的“蝉之歌组合”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得原生态组银奖和唯一的“观众最喜爱歌手奖”。2023年底，这14位“蝉姑娘”在黎平县肇兴侗寨举办的侗年庆典系列活动中重聚，担任“寻找蝉姑娘”活动的评委。她们不仅再度唱响了《大山真美好》《心中想郎》《蝉之歌》等青歌赛比赛曲目，还评选出了新一代的侗族大歌“蝉姑娘”。一代又一代的“蝉姑娘”在努力传承侗族大歌、传承侗族“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

当年领唱的吴玉莲两鬓已斑白，她最大的乐趣是看“村歌嘹亮”，跟着村里的姑娘在视频平台直播侗族大歌。岁月已老，歌声依然，她以自己的方式在传承。

闪电侠

（新加坡）尤 今

点盼头，日子才能过得更有滋味啊！”

每逢周日，“闪电侠”去慈善机构当义工，烹煮大锅饭菜，她手脚麻利，效率惊人，再繁重的工作在她手里也如糖和盐调入热水，瞬间化解，她也因此成了团队的定心丸。

阿治去看她时，只见她站在炽热的炉火前，锅铲翻飞，汗水如蚯蚓般蜿蜒，衣衫湿透。阿治心疼她的辛劳，劝道：“妈妈，难道您就不能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吗？唱唱歌、散散步、看看电影，喝喝下午茶，多好啊……”母亲不耐烦地打断他：“那些活动，我都不喜欢呀！我想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你就别管吧！”

是是是，每个人对快乐的诠释不一样；阿治看母亲忙得充实，便不再劝阻了。

去年，72岁的母亲确诊早期直肠癌，住院治疗。阿治任职于跨国公司，常需出差，无法时刻侍奉在侧。母亲出院后，他不顾她的反对，

请了个帮佣。

母亲复原得很快，生活重上轨道。然而，有了帮佣后，阿治发现，母亲三餐照煮，家务照做；问起时，她说：“我得活动筋骨啊，不能当个木乃伊。”

两个月过后，帮佣提出辞职。阿治追问原因，帮佣神情沮丧地说：“阿姨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不让我碰。我炒菜，她嫌味道不对；我抹地，她说不干净；我洗衣，她嫌我不会操作洗衣机；我剪衣，她说不够挺括；甚至，我给花浇水施肥，她也担心我会弄死那些花……你雇我来做工，可是，我却天天闲着没事干，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阿治意识到，母亲的无心之举伤害了帮佣的职业尊严。他和母亲沟通，母亲平静地说：“我无意伤她，但我真的不需要她。”顿了顿，又绵里藏针地说：“我什么都能做，你却偏偏要请人代劳，不也是在伤害我的生活尊严吗？”

阿治恍然了悟，“孝顺”这个词儿，是带有双重含义的：一是尽心奉养父母；二是顺从父母的心意，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接受了帮佣的辞职。笑意如溪，重新在母亲脸上流淌。

法门寺（设色纸本）朱刚

双姝奇案 郦坞县 抽丝剥茧 法门寺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林少华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微茫情绪：从柳永到村上

去肇兴听「村歌」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姚瑶



法門寺（设色纸本）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十日谈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存取闲心好读书，扫除俗虑得妙句，请看明日本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